

秋意,旧墨和八大山人

文并图 / 沈一珠

茄山河

一个朋友发微博讲,每次换季,伊个身体侪能

得到敏感个提醒和预告,所以晓得秋天真个来了。生命伟大而神秘,身体也是。

朋友住辣北方,可能,秋天来得更早一点,所以,伊对秋光感觉到个秋意,比阿拉对秋光更加浓

一眼。辣此地,既没介明显,但还是

有嘞,一歇歇,秋风秋雨,或绵密或骤急,停停歇歇;一歇歇,又响晴薄日,热得煞人。

朋友讲,生命伟大而神秘。我讲,大自然伟大且朴素,夏来绿

盛,秋来叶落,从容淡定。阿拉个身体顺着自然就好,脚冷了,穿双袜子;身体冷了,加件衣裳。年复一年,蛮好。

我写字画画欢喜用墨,不欢喜墨汁,总感觉墨汁清水咿当。最近墨用光了,就买了几块旧墨。

所谓旧,其实是上世纪80年代制作。有意思个是,一年年过来侪是新鲜,却忽然有人告诉我,那个80年代已经旧了。

买来个旧墨摆辣台子浪,看起来倒是簇簇新:装辣宝蓝色个纸盒子里,打开盒子,又有一层透明纸带裹牢仔,再打开,扁扁方方,棱棱角角,整整齐齐。

辣干净个砚台里滴几滴清水,手里拿一块墨,稍稍用力转着圈,细听,有沙沙沙个声音,安静得勿得了。看砚台上墨汁一圈一圈浓出来;太浓了,加点水,再磨。一段辰光之后,墨会变短,变得圆滑。

一个过程接一个过程,夏去秋来,新变旧,方变圆。

一直欢喜八大山人个花鸟鱼虫,开始觉得简单,线条简单,构图也看得明白;就是几只鸟,几只鸭,几条鱼,还总是一式一样个翻白眼。只勿过画起来才晓得,八大山人个笔墨瘦皱漏透,轻易学不像。线条容易描,精神实在难摹。

看到一个外国人做个视频,是研究八大山人个,蛮好白相。讲八大山人还勿是八大山人个辰光,贵为皇子;国破家亡之后,出家为僧三十年;后来有一天,伊走到闹猛个集市里,立辣人群当中,脱下僧袍,从此自称八大山人,以



艺术家身份,重出江湖。

选个过程当中又到底发生过点啥事体?翻白眼个鸟真个是没完没了个愤怒?

其实,虽然侪有一个过程,只勿过,八大山人个过程又跟阿拉个过程勿一样,所以,看也只好看个大概,学也顶多学个大概。自顾自完成好自家个过程就好了。

沪语趣谈

从语言学的角度看,上海话和普通话在语法上基本相同,不同主要在语音和词汇上;而词汇中的区别有相当一部分是源于各自不同的使用习惯。譬如普通话说“事情”,上海话多说成“事体”。《上海的早晨》第一部中写道:“王祺不了解童进有啥事体”。《繁花》中写道:“遇到陌生人,千千万万不可以再讲磕头……要出事体的”。反正在上海人口中,大事体、小事体、好事体、坏事体、有事体、无事体,统统都说“事体”而绝少说“事情”。

在古代,“事情”和“事体”是两个含义不完全相同的词;“事情”指的是“事之情实”,而“事体”指的是“事之体统”。先来看“事情”。《战国策·秦策》中写道:“公孙衍谓义渠君曰:道远,臣不得复过矣,请谒事情”。东汉高诱对此注曰:“谒,告也;情,实也。言义渠君道里长远,不能复得相见也,请告事之情实。”唐代刘禹锡曾上表谢恩云:“宪宗皇帝后知事情,却授刺史”。意思是说皇帝了解了他被诬陷的实际情况后,重新重用他;而不能理解为宪宗皇帝懂事以后。

再来说“事体”。《后汉书·胡广传》中写道:“性温柔谨素,常逊言恭色,达练事体,明解朝章”;是说时年已过八旬的东汉重臣胡广,熟

悉朝廷处事的惯例。《资治通鉴·唐纪》中写道:“李德裕独曰:泽潞事体与河朔三镇不同”;是谓宰相李德裕认为防备泽潞州刘稹叛乱应循的原则,和容忍河北三镇藩镇割据的先例是不同的。《明史·孙玮传》中写道:“玮武人,远在边鄙,不知朝廷事体,辄有奏陈,不足深罪”;这是内阁首辅李文定以武将不懂朝廷规矩为由,替孙玮开脱。三例“事体”都涉及“事之体统”。

后来,“事情”被用来泛指人类生活中的一切活动和所遇到的一切社会现象,而“事体”也可以拿来当作“事情”用。按照《辞源》的举例,最早以“事体”为“事情”的是明代吴承恩的《西游记》,其第九回中写道:“不知后来事体如何,且听下回分解”。其实此时“事体”一词仍留有原来“事之体统”的含义,《西游记》第二十五回用得明显:“你这个童儿,年幼不知事体,就来乱骂”。明末清初的《醒世恒言》《隋唐演义》等文献中也有这样两者兼用的例子。

现如今“事体”一词已被《现代汉语词典》列入方言词,释义也只剩“事情”一解,这也符合上海人说“事体”、用“事体”、理解“事体”的实际情况。曾经的“事之情实”和“事之体统”都已成为历史。

上海闲话讲「事体」

文 / 叶世荪

乔迁新居送蜜糕

文 / 侯宝良

进门,迫不及待要带我参观新居。我讲:“今朝我上门服务,先到厨房间看看。”进到厨房一看,水斗里泡仔一小盆糯米,毛估估有半斤。我讲:“糯米太多了,做个蜜糕吃口不糯。”阿福要我多点点,我想想,带来个糯米粉有一斤,顶多配三两糯米,就拿多出来个梗米捞出来,其他梗米滤干,拌进干水磨粉搅匀。阿福问:“为啥要拌干粉?”我从包里拿出一只粉碎机,讲:“侪能梗米勿会粘辣一道,方便用粉碎机磨粉。”

磨好米粉,我先舀出少许,然后掏出一小瓶红糖,开始朝米粉里拌。阿福看了恍然大悟,讲:“侪能一来颜色好看交关。”又问:“需要加水哦?”“如果是做松糕,不加水直接拿米粉蒸熟。做蜜糕比较讲究,需要加点牛奶。”阿福从冰箱里拿出牛奶,我辣红颜色米粉和白颜色米粉里加了一点,搅拌均匀不干不糊状态,倒进两只容器,放到笼屉里蒸。趁蒸个间隙,

我跟仔阿福参观新居,听伊自我点评,总结装修经验。一圈兜下来,过去廿几分钟,米粉也差勿多熟了。

回到厨房间,问:“依帮搭猪油有哦?”阿福两手一摊。“麻油有哦?”“有!”我打开锅盖,倒出蒸熟个粉团,等冷却到不烫手就掰开粉团,叫阿福帮忙淋麻油,我两只手反复揉压粉团,一直到红、白两只粉团挤光滑油亮。先拿白粉团压扁,摊薄,撒碎果仁、葡萄干,再覆上摊薄个红糖粉饼,再撒碎果仁、葡萄干,然后拿两层粉饼卷成长条,切成一段段,滚上白芝麻,压进方盒子。方糕成形以后倒出来,放进冰箱冷藏室冷却。

一番操作,阿福看得目不转睛。勿过蜜糕做得好勿好,关键还要尝味道。从冰箱里拿出来,用刀切成片,红白夹层像五花肉,果仁相间是分外诱人,阿福迫不及待捞起一块就往嘴巴里放,吃得赞不绝口。

沪谚熟语印

做手脚:制造假象改变了事情的原来面貌。例句:伊辣账里做了交关手脚,现在查出来了。

调枪花:说话善于玩弄言辞,玩弄手法。篆刻 / 周建国



做手脚

调枪花

抽屉里个蛤蜊油

文 / 王志良

礼拜天,整理五斗橱,辣上层抽屉个角落里翻出两盒蛤蜊油(一种放辣蛤蜊壳内个全油性护肤油脂)。迭个让我惊诧勿已,帮两盒蛤蜊油应该辣帮搭放仔十几年了,打开盒盖,尽管油性已经勿足,依稀还能闻到一缕清淡馨香,让我想起勿少小辰光个事体。

记忆里,埃歇辰光冬天比现在冷得多,迭种蛤蜊油就是阿拉一家门冬天护肤个法宝,擦辣面孔浪、手浪,效果那气好。入冬前,姆妈会到烟纸店买五六盒蛤蜊油回来,价钱勿贵,几斤洋烟一盒,足够阿拉兄妹四家头用一个冬天。每天早晨起床,揩过面孔,姆妈就拿阿拉三兄弟和姐姐叫到身边,左手拿蛤蜊油,右手用食指从蛤蜊油表层刮一点,再涂抹到阿拉面孔浪,轻揉慢抹,涂匀为止。

有一趟,半夜里落起了雨,放辣外头个柴只被雨水浇湿,既没办法点煤球炉,眼看阿拉上学辰光要到了,姆妈只好用热水瓶里个开水泡仔四碗泡饭让阿拉吃。吃好后,大阿哥、二阿哥立辣门口,三姐和我靠辣门框浪。姆妈看到阿拉勿出门,讲:“辰光要到了,快点去学堂。”阿姐讲:“依还辣没帮阿拉抹蛤蜊油呢。”于是,姆妈连忙放下手里向个生活,一边替阿拉抹蛤蜊油,一边讲:“下趟我忙起来既没辰光,那侪自家动手。”我搭仔阿哥异口同声讲:“勿好,还是依抹好,让

阿拉自家抹,一盒油几天就用光了。”

蛤蜊油价廉物美,勿仅护肤功效好,而且外包装也赏心悦目,有一趟课间休息,几个女同学从衣兜里拿出蛤蜊油比较,看啥人个蚌壳完整清洁,图案条纹清晰漂亮,商标完好无缺。

等几盒蛤蜊油用光了,姆妈会抽空用锥子小心翼翼辣蛤蜊壳浪钻个小洞,再用一根蜡线串起来,做成一串风铃,挂辣门框浪。风一吹,风铃一摇一晃,发出叮叮咣咣个声音,就像春天奏鸣曲,预示着春天就要来了……

后来姆妈退休了,年纪大了,仍旧只喜欢用蛤蜊油。每年深秋辰光,我总要预先备妥。有辰光去商场询问,年轻营业员反问我,蛤蜊油是勿是进口化妆品?我一下子勿晓得哪能回答。所幸兜兜转转,总能买到。一次辣平凉路、隆昌路口一家环球商场里看到,我一下子买了十盒备用。

姆妈离开阿拉已经十多年了。我现在既怕天冷,又渴望冷天早点来。怕天冷是因为凛冽北风吹辣皮肤。渴望冷天是因为辣迭个季节我时常做梦,梦见姆妈个手指辣我面孔浪轻揉慢抹个情景,醒来辰光泪湿枕巾。

灶披间

出窠兄弟阿福乔迁新居,辣微信里发消息拨我,请我隔天去白相。我讲要讨点口彩,准备点馒头、糕点!阿福晓得我平常欢喜自家做糕点,所以直接“点餐”:“依做松糕便当来西,就拿两只过来嘛。”我讲:“按照传统,乔迁送蜜糕比较好,寓意甜甜蜜蜜、高高兴兴。”既没想到伊话锋一转,讲:“上次就想学做松糕,可惜一直既没机会,帮趟依索介送上门,到我新居里来做做好了。”我心想帮家伙要求蛮多,问伊:“依屋里做蜜糕个材料有哦?”回复是两只“囡”个表情。果然勿出所料,新房子里缺个物事太多,帮种勿常用个物事还既没准备。我也勿为难伊了,讲:“你就帮我淘干净二两梗米,泡辣水里,其他物事我自家带过去。”

第二天一早,我准备了一点碎花生、碎核桃、葡萄干、白芝麻,又到超市买了一斤水磨粉,一道带到阿福屋里。阿福喜滋滋迎我

老里一早

有种讲法:到上海勿去老城隍庙,就勿算来上海白相过。虽然讲得有限夸张,倒也有道理。依想呀,老城隍庙里个上海特产、上海小吃、上海风情、上海地域文化特色,真个是其他场所少有嘞。

葛么,城隍庙为啥前头要加一个老字,叫老城隍庙呢?帮是因为上海曾经还有一座新城隍庙。相对于新城隍庙,豫园个城隍庙历史更加悠久,年代更加长远,拿伊称为老城隍庙就是迭个道理。

帮座新城隍庙建辣一条小马路浪,叫连云路,帮条马路邪气短,只有百把米

两座城隍庙

文 / 杨保飞

长,伊个南面是金陵西路,北面是延安中路。新城隍庙个庙门坐西朝东,格局当然比勿得老城隍庙,规模也要小得多,勿过,麻雀虽小五脏俱全,除脱各式各样个商店,伊也有庙宇大殿,供奉城隍老爷。我小辰光辣金陵西路第一小学读书,学堂就辣新城隍庙旁边,连云路搭仔金陵西路个转角浪向。平常放学,假使辰光还早,我常常会同到新城隍庙兜一圈白相。

有一个同学屋里向就辣新城隍庙开仔一片文具店,伊经常请我到伊拉店堂间白相。还有一个同学,伊拉一家门就辣新城隍庙里头一条小夹弄里,阿拉经常拿伊拉屋里个门板拆下来,搭起乒乓台,几个小朋友一道噱噱啪啪打乒乓。

出仔新城隍庙个大门,左手转弯,走几步就是上海滩有名个洪长兴清真菜馆,据说是京剧马派创始人马连良先生个伯父斥资创办,伊拉个涮羊肉名气邪气大。新城隍庙大门斜对过,是石湾街科创创始人石筱山先生个寓所兼诊所,记忆里每天侪有勿少从全国各地来求诊个病人。再往远眼去,转只弯,就是一代武术宗师王子平老先生个寓所,我曾经看到鹤发童颜个王子平大师辣庭院里打拳……

新城隍庙周围个人文景观真个勿少,后来因为旧区改造,新城隍庙拆脱了。勿过,因为伊确实存在过,为了区分两座城隍庙,豫园里个城隍庙就被称为老城隍庙,成了上海地标性个旅游胜地。